



悠悠我心

星空下的稻田晚餐

□李晓

我去一处平均海拔1200米的山里度夏，那里的夏天水一般清凉，碧蓝天空中的白云亮得晃眼，一眼望出去，空气仿佛在微微颤动，苍翠山峦在日光下显露出更清俊的筋骨与肌理。

黄昏，炊烟以袅袅婷婷的脚步抵达云层。云层之下，一次乡间的晚餐就要开始。晚餐的地点，就在刘哥乡间老屋的稻田边。一张四方木桌早摆在了石头院坝的中央，土石结构老屋的门檻上，悬挂着金灿灿的老玉米棒子，在古铜色夕照中，闪烁出黄金般的色彩，让平时灰暗的老屋，在这样的黄昏被唤醒，突然之间生动明亮起来。

晚餐开始前，西天的云彩便开始了一场盛大彩排。起初，是鳞状的云涌动会聚，渐渐铺陈开燃烧的晚霞，天空的晚餐比大地上提前进行，西天如喝醉了酒一般，红彤彤一片，也如炉火熊熊的铁匠铺子里铁水横流一般。渐渐地，晚霞如火焰燃完，天空转暗，呈现出苍白的灰绿色，暮色在大地蔓延，天上有倦鸟在扇动翅膀，各自归巢。

82岁的刘叔用木盘托起乡间菜肴，土菜依次端上桌：凉拌马齿苋、荷叶蒸高粱粑、蒸坛子肉、粉蒸南瓜、红薯粉炒腊肉、清炒茄子、野生天麻清炖老鸭汤……这些乡间土菜，都是朱大妈为我们准备的。食物的意义，除了解决温饱，还可以润泽心肠。

刘叔就是刘哥的父亲，朱大妈是刘哥的母亲。刘哥是我结交三十多年的朋友，长我两岁。早年，刘哥也写诗，还梦想做一个名扬天下的诗人。几年后，他从单位辞职，闯荡商海，扎下了自己结结实实的营盘，如今算是功成名就了，不过他始终保持着内心的淡然。有一天，他背诵了这样一句诗：“我的全部的努力，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。”我知道，这是穆旦的诗。我问他：“刘哥，你真淡泊名利了，为什么不隐居深山？”“我父母就住在深山嘛。”刘哥笑着说，很深的法令纹在他的嘴角漾开。

刘哥的老家距城里120多公里，老家那座山叫鹿鸣垭，据说从前常有呦呦鹿鸣。这些年，我陪刘哥一趟一趟回他老家去。每回去一次，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“充电”一次，让我们的漫漫心流能够在时间的流速里保持一点从容自然。

刘哥的老父亲有一部智能

手机，77岁那年他学会了发微信朋友圈，发的大多是乡间事物：草丛里一个滚圆的老南瓜，尖尖稻叶上颤动羽翼的豆娘，一只土狗趴在树下睡觉，一群高傲的鹅摇摇摆摆走在田埂上，一个长满了青苔的老石磨，大槐树下相聚的乡亲们……那些乡里的景物，让我常常从城里腾空，落到刘哥老家的大地上，我做了鹿鸣垭的一个赤子。刘哥知道，我的乡土老家早已不在，对于一个对农耕乡土保持着执念的人来说，我得有一个根须漫漫的地方来滋养精神。于是，刘哥的老家，被我在潜意识里也认作了老家。这是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，我琢磨着这事的源头。我想，这些年，在聚聚散散的朋友中，刘哥算是盘卧在我心里最久的一个。虽然我知道，这世上极少恒久永远的东西，但我们如两棵葱郁生长的大树，能够相望且在土壤里给予彼此能量，已是不容易。

那年夏天，我陪刘哥回到乡间，一同劝他的父母来城里居住。但我与刘哥苦口婆心的话，被二老拒绝了，他们丢下一句话：只要老骨头还动得，就住老家。后来，在刘哥家的露天阳台上，暮色涌动中，我对他说：“就让二老住老家吧，常回去看看就行。”刘哥点点头。

晚餐开始了，刘叔不断给我碗里夹菜，老母亲慈爱地望着刘哥和我。蝉鸣从稻田上空传来，浓郁的稻香漫到了小方桌上，让我恍然间如飞舞在稻浪之上。

刘叔走到稻田边，掐下几粒稻谷，放到嘴里“嘎嘣嘎嘣”嚼出了声，夜色里满是喜悦的声音：“熟了，熟了。”这是一个农民的嘴，用牙齿鉴定着稻子的成熟度。每一粒稻子，都凝聚着阳光的碎金、月光的流银、风雨雷电的浇灌、大地精气的滋润。

晚餐过后，星星在墨蓝天鹅绒般的天幕上闪烁。鹿鸣垭上方，有一口波光粼粼的水库，呼呼山风带着水汽氤氲，从两山交界处的坳口上空落下来，落到这老房子四周，荡漾在乡人的心田。在鹿鸣垭的山林草地中，还有散落的帐篷酒店以及露营的游客，帐篷酒店里透出的点点暖黄光晕，与星河轨道里星星流淌的天光遥遥相望。

这夏天稻田边的晚餐，让我在粗瓷碗底照见了心灵故乡的原形，让我在夜空浩荡里，向大地致以深情的敬意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

【生活直击】

溽暑

□孙德勇

一大早，刚露头的太阳就带着火气，凶巴巴地给了人们下马威。这些天已少有习拳、散步的晨练身影，小区里如常回荡着垃圾车挂钩、翻扣垃圾箱的“哐当”声，环卫工来回走动，熟练地操作着。他热得双臂张开，抬手刮着鼻尖，跨栏背心下摆翻卷至腋下，在胸前打了个结，像道紧绷的箍，不时拧一把，便有水滴落下。

两只炸了毛的流浪猫，躲在冬青丛里，尾巴蜷成圈，圆睁警惕的绿眼睛。院里人影稀稀落落，三两赶早市的人拎着菜匆匆走过。骑电动车送学生的大姐防护周全，黑色防晒面罩遮了大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
正午时分，所有人的影子都紧贴脚边，缩成小团，紧跟主人躲着光。阵阵风吹，片片云朵搭肩牵手，匆匆而来，挤作绵密的絮团，欲织雨帘。“毒日头”悬于穹顶，不屑一顾，漠然垂落金芒。云儿只得随了风去，没了踪影……

这热，原是带着历史烙印的——“泉城火炉一般热”。日头把天地烘成一口快沸腾的蒸锅，空气黏稠得仿佛凝固，蝉鸣聒噪，如破锣般嘶哑。鸟

儿蜷缩在叶底，叫声细弱无力。花草呆立园圃，无精打采。风也蔫了，拖拖沓沓蹭过树梢，懒洋洋地游荡着。

护城河的水面像老人额头，布满褶皱，水色绿得耀眼，轻托着打卷的柳叶慢悠悠摇晃。蜻蜓掠过，轻点河面，翅尖划出涟漪，连这水竟也热烫！

趵突泉边，瞧那泉口，水汽、暑气交织氤氲，倒像沸的水，腾腾冒热。骄阳下的大明湖灼亮晃眼，湖面碎金漾动，粼粼闪闪；岸上遮阳伞密密挨挨，五彩斑斓如调色板。小游船依次泊在湖边，有气无力地晃。一阵风来，紧绷的缆绳猛地弹了一下，船舱里“哗啦”一声脆响。

广场似炉，足下如炙，让人忍不住念及秋凉冬寒。环卫工人坐在阴凉处的石凳上小憩，橘红色马甲格外醒目。他一手攥着长柄夹，一手拎着大号水杯，歇脚时也左看右瞧，不放过任何草叶纸屑。商家门岗的保安哥，摘下大檐帽擦把脸，额头上已印出“黑白配”。

马路上人流如潮。路口红灯前，倒计时的读秒慢得让人焦急、揪心，个别车辆离斑马线还远，就提前放慢速度——原是借一幢高楼的遮挡，贪得片刻阴凉。

【性情文本】

雨中遐思

□朱培和

清晨5点，我悠悠转醒，望向窗外的小院。细密的雨丝如银线穿梭，织就朦胧的薄雾之网，将天地温柔笼罩。雨珠落在大理石地板上，迸溅起的水花仿若天女散落的琼花，又似身着霓裳的舞姬足尖轻点，轻盈灵动，妙不可言。廊架上的紫藤在雨幕中尽情舒展枝叶，每一片翠绿欲滴的叶子，都小心翼翼地托着晶莹剔透的水珠。微风拂过，水珠簌簌坠落，砸在红砖铺就的地面上，宛如细碎的珍珠，唱着欢快的歌谣，蹦跳着，洋溢着孩童般的天真烂漫，勾勒出一幅令人心醉的雨中画卷。

经过雨水的洗礼，大地仿若换上崭新的盛夏美装，焕发着蓬勃朝气。深吸一口气，湿润空气裹挟着泥土芬芳，沁人心脾。微风轻拂，雨腥之气萦绕周身，带来的凉爽惬意让人沉醉。道路两旁的绿植愈发郁葱，它们挺直腰杆，铆足了劲儿，踮起脚尖，努力向上生长，向世人尽情展示着生命拔节的力量之美。

在我的情感世界里，雨占据着特殊位置。它是卓越的表演大师，在不同场景中演绎出别样的精彩。

入夏前，曾有一段干旱酷热的日子。一场及时雨的降临，如神奇的魔法，让大地重

新展露笑颜。得到滋润的万物，开始肆意生长。那一刻，我真切地体会到了“久旱逢甘霖”的喜悦。雨，就像一位美丽的使者，不仅装扮了大地，更为人们带来无限希望。

前年，送儿子去大学报到，游览杭州西湖。一个烟雨朦胧的午后，我们一同登上上游船，缓缓驶向湖心。细密的雨丝编织成轻柔的帘幕，环绕着一层朦胧水雾，悄然无声地笼罩在湖面之上，宛如为西湖化上了一层精致淡雅的妆容，美得恰到好处。远处，雷峰塔的轮廓在雨幕中若隐若现，似真似幻，令人浮想联翩。雨，宛如神来之笔，不仅为西湖美景增添了韵味，更让我们的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，成为一段难忘记忆。

二十五年前的一个秋雨夜，我乘坐大巴车从福建福鼎前往浙江苍南，穿越分水关。那时的路况欠佳。晚上8点，我们一行三人坐在班车最后排，车子在崇山峻岭间蜿蜒盘旋，雨如倾盆之水，下个不停。黑暗中，那辆大巴车仿佛汪洋中的一叶孤舟，时而坠入波谷，时而跃上浪尖。路边的树叶裹挟着雨水，不断拍打车窗，发出清脆的“啪啪”声，留下一道道蜿蜒的水痕。雨与夜交织出的恐惧，驱散了所有疲惫，那惊心动魄的画面，至今仍在我脑海中清晰浮现。

老城区的青石板路泛着白光，像烧红的铁板。墙根下的青苔枯成暗黄，墙上的爬山虎勉强挂着绿，叶子卷得像被攥久的手帕，垂在爬秧上。

街角的修鞋匠眯眼瞅瞅天，一次次挪移摊位。旁边觅食的麻雀扑棱飞起，扬起一缕热尘。突然，他嘟囔一句，是被热得恼火？不，是他失手，锤子滑落砸在光脚上，他猛抬脚，铁锤头在地上蹦了两下，沥青路面竟留下两个黑亮的小印子。

卖西瓜的老汉光着背，躲在遮阳棚下，裤子上积着盐霜，裤脚撸到大腿根。搭在肩上的湿毛巾擦得脸发亮，湿漉漉的睫毛被紫蓝色篷布映出细碎光斑，他使劲摇着芭蕉扇，左顾右盼，棚下的西瓜怕是又熟透了几分。

夜色初临，晚风卷着残存暑热在暮色里翻涌，大地仍像被烈火烤过。树下深穴里的知了猴被热气催出洞，一束亮光骤然掠过——它们尚不知刚离土穴，就要落入滚烫的烹油里。

走近公园深处的荷池，碧绿荷叶挤到池外，荷花分外明艳。微风拂过，带来一丝清凉，却转瞬就没了。

（作者为平邑县作家协会会员）

我偏爱雨。它恰似幕后的艺术大师，以千变万化的姿态，演绎着人类跌宕起伏的情绪。绵绵雨丝勾起心底的思念，让思绪飘向远方；小雨淅沥，浇散心头的烦闷，带来透彻的清醒；雷雨交加，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不平凡；滂沱大雨洗涤尘世的喧嚣，净化人的心灵。它又像技艺精湛的演员，在不同的情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一旦入戏，便能将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，令人过目难忘。

自古以来，雨便是文人墨客钟爱的意象，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。杜甫写下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，赞颂春雨的善解人意；杜牧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，借雨抒发无尽哀愁；赵师秀的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”，描绘出闲适的夏日雨景；王维的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，尽显山雨初霁，山林的清幽之美；王昌龄的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”，以雨寄情，烘托出离别的孤寂。雨，已然成为华夏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，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中，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魅力。

雨，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文明的珍贵礼物。在时光的长河中，它与人类相互陪伴，有温柔相拥，也有激烈碰撞，共同演绎着永不落幕的传奇故事。